

嫖賭逍遙 吃喝玩樂  
紅燈酒綠 紙醉金迷  
道貌岸然 男盜女娼



# 侍衛官札記

# 侍卫官杂记

宋 乔著

(下)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晓 钟

封面设计:仇志刚

## 侍卫官札记

云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省新印二厂印刷

32开本 23印张 48万字

1980年1版 1994年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222-00209-X/1.49

定价:16.80元

×月×日

先生今天在黄埔路官邸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程呈、柏重喜之外，还有几个高级将领。

会议开了三个钟头，由头到尾都是先生一个人在说话；别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慈休，”先生望望程呈说，“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报告主席，在发动大规模攻势之前，必须先得到美国朋友的谅解。不然，一定又是半途而废！”程呈说。

“这一点，你们大家尽管放心！”先生笑着说。“只要军事局势发展得对我们有利，美国朋友绝对不会干涉的。”

“主席，”柏重喜接上来说，“我认为政府在目前应该多做些鼓吹和平的工作，让全国人民感觉到政府是有谋取和平的决心和诚意。等到我们发动全面攻势时，老百姓也会明白我们以战争谋取和平的苦衷！”

“好，建森这个意见太妙了！”先生大为赞赏。“这在古人说来，也是三十六计中有一计。”

“是的，主席。”胖胖的柳持忽然自作聪明地说起话来。“这大概是三国志里面常常提到的‘掩耳盗铃’之计！”他的话声未绝，大家哗然地大笑起来。柳持的胖脸笑得通红，可是好象完全不明白别人发笑的原因。

“今符兄，”柏重喜忍着笑说，“这只能说是‘斧底抽薪’或者‘瞒天过海’之计，哪里可以说是‘掩耳盗铃’？而且三十六计中，并没有‘掩耳盗铃’这一计呀！”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我和老杨站在旁边看热闹，可是谁也不敢笑出声来。我以为先生一定会大发雷霆，哪知道他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只是看了柳持一眼。

等到大家都退出去之后，先生把柳持叫住了。

柳持讪讪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没有说。

“今符，你太应该分出一点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说起话来，让人家牙齿都笑掉了。听见了没有？”先生皱着眉说。

“是的，主席。”柳持连忙来个立正姿势。

“没有什么事，你走吧！”先生向他挥挥手。

他如逢大赦地摆动肥胖的身体跑出去；一走出先生的办公室就掏出一场手绢擦头上的汗。

“妈的，柳持真是一个大饭桶！”我对老杨说。“岂但饭桶而已，简直生来就是一个脓包！”老杨说。

“那么先生为什么还要用他？”我问。

“不用他又怎样？好歹他是先生的直系将领——至少先生可以信得过他。”老杨说。

就在这个时候，先生又下令找程不累。

程不累赶来时，先生正在睡午觉。我们就请他先在办公室里等一等。因为谁也没有把先生叫醒的胆子。

先生这一觉起码睡了一个钟头，可把程不累憋坏了：他饭可以不吃，但香烟却不能不抽，在先生的办公室里，根本没有人敢抽烟。

“不累，害你久等了。”先生出来看见他时就说。

“哪里的话，这是我分内的事。”程不累受宠若惊地说。

“坐，坐，坐！”先生做个手势，“我今天找你来有两件事：第一，你应该马上通知全国所有党报把政府谋取和平的决心用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第二，你替我拟一个密电给富佐义。”

说到这里，先生回头望我们一眼：我们连忙退出来。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程不累才办完他的事。他刚刚走出来，就从怀中掏出烟盒，拿起一支香烟点着，狂抽了好几口。

“老杨，不累先生的烟瘾可真不小！”我笑着说。

“当然，两个多钟头不抽香烟确实是一件苦事。”他说。

我们回到屋子，刚刚坐下，电话恰巧响起来了。

老杨拿起听筒听了听，顺手就递给我：“小陈，是你的长途电话。”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因为我知道一定是十七姨太的电话。

果然，一拿起听筒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小陈，真糟糕，我又不能来了！”

“真的吗？为什么？”我的失望在语调中显露出来。

“是呀，我也一样地难受。”她又说。

“那么我来看你好了，明天我就设法请假。”我连忙说。

“不要着急，傻孩子！”她咕咕地笑起来。“刚才的话是骗你的。我已经决定今天晚上来，卧车票都定下来了。”

“那太好了！”我高兴得喊起来。

“明天早上你是不是到车站接我呀？”她笑着问。

“当然，当然要去接你的！”我立刻说。

“好，那么明天早上在南京见！！”她在电话中给我一个飞吻，就把电话挂上了。

“老杨，”我回过头来刚要告诉他——他却躺在床上睡着了。

我使劲推他一下，他吓得从睡梦中跳起来：“什么事？”

“她今天夜车来！”我对他说。

“那岂不是明天早上就到了，你们这叫做久别胜似新婚！”他哈哈大笑。“对了，我现在就得替你们到首都饭店定房间；否则真要变成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月×日

我本来应该是明天休息的，可是老杨愿意今天替我。他认为十七姨太在南京最多只停留两三天，我应该好好地陪着她。

“小陈，”他笑着说，“她就是你的铁饭碗，能够把她笼络好，你下半辈子就绝对没有问题！”

“岂有此理！”我笑着骂他，“你简直把我当作‘工党’！”

“当‘工党’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是财色兼收！”他说。

今天早上我六点半就到了下关车站；夜快车是七点零五分进站的。

我连忙迎上前去，心里扑通扑通的乱跳。

十七姨太早就伸出半个身子在车窗外，向我不断地招手。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去，拉着她的手直摇。

“梅珍！”我只叫了她一声，别的话一时也想不起来。

“小陈，你还是那样，并没有变！”她的声音充满了喜悦。

“你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我笑嘻嘻地说。

“真的吗？不许骗我！”她高兴极了。“你今天怎么有工夫？”

等一会儿要不要回去上班？”

“你来，我没有工夫也得变成有工夫。”我上车把她的手提箱拿下来，另外一只手搀扶着她。

“是老杨替我上班的，他放弃了休息——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人应该好好地团圆一下。”我继续说。

“哟，瞧不出老杨这人倒是粗中有细的；他也很够朋友！”

我们一直就去首都饭店，在问讯处问好了老杨替我们定下来的房间。

“这个旅馆相当整脚！”十七姨太在房间里到处打量了几眼后说。

“在南京，这就是最好的饭店了。从前美军顾问团的军官们都住在这里！”我告诉她。

侍役刚刚走出去，我就一把拉她到怀中说：“海珍，知道我多么想念你！”

“真的吗？你没有想错了人？”她故意和我开玩笑。

“梅珍！”我紧紧拥抱着她，“哪有这样说话的？”

“和你开玩笑的，”她用手抚摸我的头发，“其实，我还是不一样的想念你！”

“时候还早，我们还可以休息一下。”我顺手把窗帷放下来，房间里又变成了黑夜。

我们醒来时已是下午两点，我望着她直笑。

她象旋风似地跑进洗澡间，哗啦哗啦地放起水来。

“小陈，我们下午上哪里去玩？”她高声问。

“听我的好了，”我说，“我是最好的向导！”

×月×日

昨天下午我陪着十七姨太逛玄武湖，在湖上盘桓了很久。

“风景不错吗？”我问她。

“不错，”她笑着说，“在上海找这么一片地方就不容易！要把玄武湖搬到上海可值钱了。”

“为什么？”我随口问。

“你这个傻瓜！”她轻轻地打我一下，“因为上海的地皮值钱呀！”

晚饭是在夫子庙吃的，我把她带的六华春。老万全和大集成我都不敢去，因为这两家都有女招待，而我又和她们闹惯了。万一被十七姨太看穿，岂不糟糕！

我们是在夫人吃过饭的那个房间吃的；那个茶房看到十七姨太满身珠光宝气，拚命地奉承劝告一番。

他搬过来一张有靠背的椅子给她坐，笑着说：“这张椅子从前是主席夫人坐过的！”

“是吗？”十七姨太问我。

“可能的，夫人曾经在这个房间里吃过饭；同来的董贤观他们。”我告诉她。

“对呀，”那个茶房大为高兴，“那还是胜利不久之后的事！”

我们要好了菜，正在喝茶吃瓜子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哈哈大笑：“不速之客来了！”

掀开帘子进来的是老杨。

“对不起，我来打搅你们的情话，因为我诚心诚意地来请客。”他笑着说。“林小姐，你对我们的忙可帮大了，我要不请你的客心里过意不去！”

“请坐，杨先生。”十七姨太笑着招呼他。“这些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不过你是地主，这顿饭倒是要叨扰你的。”

老杨把手中的纸包打开，原来是一瓶白马牌的威士忌。他接着便说：“有贵宾来，不能不找一瓶好酒！”

“多谢，多谢。”十七姨太替他斟了一怀茶。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我问老杨。

“南京只有这么几个地方，还不容易找着？而且林小姐又是这么漂亮的人物，到处都可以打听出来的。”老杨说。

“不敢当，不敢当”杨先生的口才进步太多了。”十七姨太连忙表示客气，可是看得出她的喜悦。

饭后她邀老杨一起到首都饭店坐坐；老杨起先不肯，后来便说：“也好，我参观一下你们的新房就走。”

回到首都饭店的房间后，十七姨太便把手提箱打开，拿出一大叠的美金大钞。

“这里是六千美金，是杨先生应得的利润。”她把这一叠美金交给老杨。

“为什么这么着急？”老杨有点不好意思，“好象我是来问你要钱的！”

“你今晚不来，我明天也要找你的！”十七姨太说。

×月×日

昨天晚上把十七姨太送上了十一点五十分的夜快车，回到黄埔路时已经十二点半。

老杨在屋子里还没有睡觉，一个人端着酒杯独酌。

“你的兴致真不错！”我拍拍他的肩头。

“整天是个孤家寡人，不喝酒又怎么办？”老杨发牢骚。

“好了，我又可以陪你到处耍了。”我笑着说。

“你刚刚把她送走，是不是？”老杨问。“你们这两三天的日子过得不错吧？”

“不错。”我含糊着说。

“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我的意思是指你们两人的未来打算。”老杨又问。

具体计划当然还谈不到，我说，“不过她的意思是要我跟她一起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难道要到外国去？”老杨做个鬼脸。

“不，她认为香港就够了。”我说。

“为什么要到香港？”老杨好奇的问。

“她列举了好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结婚之后，需要换换环境；第二，可以逃出樊昶曾的势力范围；第三，港币无论如何要比法币稳定得多，在香港可以做做生意。”我说。

“你有没有考虑到怎样请长假的办法？”老杨打开烟盒，顺手递给我一根烟。

“早着呢！”我大笑起来，“这种计划还不是说说而已！再

说，先生一当上总统，我们岂不是更加神气？放着官不做，去当正式商人，那简直太糊涂了！”

让我这么一说，老杨不由得也笑了。

“不客气地说一句：十七姨太要比你能干得多！小陈，我认为你应该放充别的念头，好好地把握着她。”老杨摇头晃脑的说。

“老大哥，你这种话不止说了一次了。”我尴尬地笑着。

“到了将来，你就知道我的话是正确的。”老杨一本正经的说。

“你的六千美金这次预备怎样运用？是不是又要买一所房子？”我掉转了话头。

“不能再买房子了！”他坚决地说。

“那你是不是要把这笔钱放比期？”我问。

“放比期？可没那么笨！我早已预备怎样利用这一笔钱了。不是拿来贩卖烟土，便是收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老杨得意扬扬地说。

“收买救济物资有什么用？”我大为惊讶。

“用处可大得很！救济物资里面有尼龙丝袜，女人化妆品，乳罩，三角裤——一转手就可以赚大钱！”老杨越说越兴奋。

×月×日

侍卫长今天一大早起来就上大较场军用机场，说是代表先生去接一个从北方来的大员。这种情形相当少有，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我猜是苟士恢，老李却认为可能是坐镇北平的黎中人。老杨没有说什么，不过他显然不赞成我们两人的假定。

“你怎么不做声呀，老杨？”老李好奇地问。

“我认为你们两个都没猜对，不过我自己也想不出究竟是谁。”老杨摇摇头。

“为什么我们没猜对呢？”我忍不住问。

苟士恢根本不需要派侍卫长去接；而黎中人向来跟先生面和心不和，无缘无故跑来南京做什么？再说，要是他来，风声应该早就传出来了，用不着这么神秘！”老杨说出了一大套理由。

老李还想跟老杨辩，我刚好听见门口有汽车的声音。

“大概是侍卫长回来了，我们用不着再辩——出去看看就知道是谁。”我拦阻了老李。

跟侍卫长并肩走进来的是个身穿灰布军服的高胖子，面色晒得又红又黑，完全是个大兵的样子。

“原来是他！”老杨压低喉咙说。

“谁？”老李轻声问。

“富佐义，”老杨说：“先生上次出巡沈阳时，不是召见过他吗？他的部下全是子弟兵，比中央军强得多。”

“在东北虽然看见过他一面，可是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我说。

“你除掉对女人有印象之外，恐怕谁也记不起来了。”老李取笑我。

侍卫长把富佐义陪进先生的办公室后，马上退出来。他看见我们就说：“关于富司长官来南京的事，你们不必对任何人

提起！”

“是！”我们几个同声答应。

先生和富佐义足足密谈了三个钟头，连午饭都是他们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吃。

富佐义辞出来时，先生竟然陪他走到院子里。他非常恭敬地再三请先生留步，可是先生坚持要多送几步。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先生笑着对他说。

“我一切都遵照主席的指示行事！”富佐义拍的一声来个立正。先生和他握手说了再见后，又回过头来对待卫长说：“还是你自己送富长官到飞机场罢！”

于是侍卫长又陪着他上了汽车，直奔机场。

先生的神气显得十分愉快，背着手在院里走了几圈。我想要是有人这时候来晋见，多半会有升官的希望。

×月×日

为了要在国庆日举行一个隆重的纪念仪式和大规模的鸡尾酒会，这几天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

先生本来决定要有一个群众的场面，利用国民大会堂隔壁的广场举行首都各界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可是因为国民大会堂正在赶工修建，广场中堆满了建筑材料，根本不能使用。有人建议改在大华戏院举行，但是侍卫长认为该戏院的门户太多，从警卫观点来看，是非常不安全的。

夫人也极力劝阻先生，她觉得这种群众场面是不必要的。她笑着对先生说：“大令，老百姓就是那么一回事，何必一定要

举行大会？”

“这是胜利还都后第一个国庆，”先生说：“似乎有扩大举行的必要。”

“今年不是胜利后的第二年吗？”夫人问。

“但是去年国庆我们还在重庆，今年是我们回南京后的第一个国庆！”先生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好在国民大会就要开幕，那是个真正的民意机构——所以这个会举行不举行都没有什么关系！”夫人把一只手搭在先生的肩头上。

“那么我在哪里讲演呢？”先生问，他的口风显然转了。

“你的讲演是给全国人民听的，”夫人说，“在广播电台里讲岂不是更容易收听些？如果在广场上讲，电台对于收音工作会感觉困难的，因为免不了有太多杂音！”

先生沉吟了半天，他接着便说：“广场中听众的鼓掌声可以一并收进去，转播到各地显得更热烈些！”

夫人听了这话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思索了一会儿，忽然间大笑起来：“大令，我倒想起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先生问。

“当你在电台广播的时候，我们这些在旁边听的人也可以对着扩音器鼓掌——那么各地收听起来岂不是照样听到了热烈掌声！”夫人说。

“好极了！”先生大为高兴，“这个折衷办法太妙了！”

这对于我们是个好消息，省得我们在大华戏院提心吊胆，虽然不一定会出什么事。

到了下午，庆祝国庆的节目总算是拟订出来了。早上九点

钟，先到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十一点钟再回到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纪念会。下午五点至八点在国际联欢社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各国的使节和外交人员，收各部会司长以上的官员作陪。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先生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播讲：“双十节的意义”

至于起草演讲辞，当然又够程不累先生和陶西盛他们忙一气的。

×月×日

今天是国庆日，早上不到七点钟我就忙起来了，因为侍卫长昨晚已经指定我预先到陵园布置一下。

我到陵园时，刚刚七点半钟。那些工役正在打扫陵寝前面的石阶，而两三个陵园管理委员会的职员看见我就连忙上前打招呼。“现在刚开始打扫？”我不免打打官腔。

“不，”他们陪着笑脸说，“这是第二遍打扫了，因为知道今天主席要来谒陵的。”

我在前后左右走了一周，他们赶紧张罗我到音乐台前面的茶座吃早点。

八点半钟，那些大员纷纷赶到；他们下了汽车后，就慢慢地走上石阶，在陵寝的前面等着先生。

先生和夫人是九点差十分到的；陵园管理委员会早已预备好了两顶轿子。为了礼节关系，轿子是由两旁的便道抬上去的。

一 谒陵的仪式非常简单，由先生和夫人在前面领着头，大家

鱼贯地进入寝室瞻仰总理的遗容。不到十分钟，整个仪式就宣告结束。

先生和夫人对大家只是笑着点点头就上了轿子，他们两个人的轿子抬走了之后，大家这才拾级而下。

国府的纪念会是十一点钟开始的；先生的训话足足讲了一个半钟头。由总理创业不易说起，接着便提到他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努力，最后才表示对于国共和谈的希望。

这一套话谁都听得很熟，但是因为讲的人是先生，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先生讲完之后，大家照例鼓掌一番。

在国际联欢社举行的鸡尾酒会倒是十分热闹；我们的外交部长矮子汪士洁穿着黑礼服，站在大门口迎接那些外宾；宋止闻院长则在大厅里面走来走去，和客人盘桓。

先生和夫人是七点钟到国际联欢社的；他搀扶着夫人进入大厅的时候，大家纷纷鼓掌。

我留神一看，原来领先鼓掌的全是我们自己的人，人家外宾只是跟着拍拍手而已。

先生非常得意，伸出手来和各国的外交官循序握手。夫人也是笑容满面，咕咕呱呱地大讲英语。

约莫停留了半个钟头，先生又和夫人先走了。

晚上先生到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夫人也陪着同去。到电台一看，那些接近官邸的要员们都已坐在那里恭候。先生讲了几句话就停一停，于是大家连忙热烈鼓掌。我心里暗自觉得好笑；其实先生就是把上午的国府的讲演重新念了一遍。